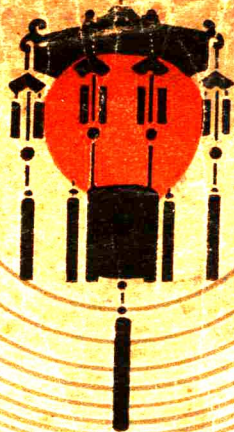


紅燈籠

短篇小說集

羅暄嵐著

商務印書館發行



目錄

紅燈籠	一
碎夢	一三
謎	二七
別筵	三七
金絲籠子	五五
小迷姐	七一
人間天上	八七
白金龍	一〇七
禍水	一四五

周大相公

一六三

錶

一七五

瘋婆子

一九七

離婚後

二一五

么兒的除夕

二二九

板機派

二三七

後記

紅燈籠

紅燈籠

石三爹從茂和糟坊喝了斤半高粱酒，帶着微微的醉意走了出來，東鎮的長街上已滿街燈火了。街兩邊的紅色簷燈，在寒風中搖擺不定，從石三爹的朦朧醉眼看來，彷彿新年裏在大坵上舞着的兩條龍燈。他猛然記起後天便是除夕——一個討賬還賬的年關，他想起他欠的一身債，酒意不由得不醒了幾分。

他瞧着簷燈下自己僵僵着的影子，心頭暗暗嘆了一口氣，人確實是老了，不大中用了。二十年前，他憑着一身結實的筋肉，一套絕頂的猴拳，一把「小包」，闖遍江湖，開出碼頭，殺成自己的天下。這東鎮附近四十多個村莊，那個不曉得石三爹是一條好漢，哥老會中數一數二的角色。如今不中

用了，比不上秋風中一片落葉，落葉還能引起人家一點同情，半聲嘆息。他洗手後，二十年來，東鎮中老的多半把他忘了，少的根本不知道這人有過一段用血肉去闖江湖的過去，把他看成一個廢物。他看了看自己的手掌，掌背還留着當年的刀痕，但皮膚卻蒼老許多。

當年他因為一個女人的微笑，投入哥老會，幹那不用本錢的生活。後來因為另一個年青人的無故失蹤，他洗了手，改作一個安分的農民，懺悔他的過去。這當年微笑的女人如今還陪着他度那借債過日子的殘年，那年青的兒子卻永遠不回来了。

想起兒子，他想到他那把「小包」，在那上面送過命的，不也都是人家的兒子？自己的兒子如果被仇家害了，像當年許多人口頭上傳說的那樣，那是老天給他應得的懲罰，他沒有怨言。但這懲罰不加諸自己，卻加在一個無辜孩子身上，他不懂。這二十年來，他以一個安分的農民地位，受到別人許多殘酷的欺壓，爲甚麼老天不給那些人半點報應，他更不懂。

過着安分農民的生活，這二十年來，他究竟得到了甚麼？用自己的血汗換來的穀粒，卻給從沒見過禾苗是怎樣生長的田主分去了大半，家中喂養的鷄鴨，得隨便讓下鄉的副爺拿走。他當年也

曾奪過別人的東西，但那是用性命換來的，擔着多少驚恐，差不多是一手提着自己的頭，一手去接那包袱，並不像他們這樣容易。

去年的乾旱，今年的大水，田裏顆粒無收，他典完當完，祇好借債度日了。好幾次逼得沒法，他半夜醒來，看着身旁冷得縮成一團的老伴，也曾偷偷起來拂拭那把生了鏽的「小包」，但想到那失蹤了的兒子，他嘆口氣，把這傢伙重新收起。

這時，長街上的人影頗有點凌亂，江西車子推得嘖呀地叫，車上堆着剛從齋館裏買來的年貨，大包小包緊緊地壓着，車手上掛着的油筒向左右亂擺，他羨慕這些有餘錢辦東西過年的人，同時也想到自己家中一無所有，明天又是年關了，欠着的債還要還呢。街上有許多背白包袱走長路的人，短裝，草鞋，那都是出門的遊子，趕年底回家過年，包袱裏有的是洋錢，他不難想像，因為他也有過這樣的時候，穿起草鞋，背起包袱，帶整封的銀子回家過年。不同的是，包袱中還插着那把「小包」。

想着，想着，他已走出了東鎮的長街，兩邊的鋪戶漸漸稀少，簷燈也很寥落，不列成長行，眼前黑暗了許多，行人也不像以前那麼要從車子縫裏找路走了。北風陣陣吹來，他偶擡頭望見對面楓嶺

上塔尖那盞紅燈，在寒風中搖曳不定，他不禁打了一個冷噤，更使他覺得敵不住那酒後的寒意。他想，要不是爲得幾個錢，這時也用不着在北風中奔走了。想到奔走的結果，一文也沒有借着，他心頭格外地煩燥。

他無意中看到走在他前面的一個行人，短裝，草鞋，背上斜背着白包袱，和其他許多趕路的人一樣，也和他當年逢着年關趕着回家的一樣，不過這人包袱上代替着「小包」的是一雙布鞋。他從這人的背影，不禁又想到自己的兒子，要是兒子還在，也和這人的年紀一般大了，逢着年關，也可以背着包袱，帶錢回家，自己和老伴在門口迎接他，一家三口過着很快活的年，決不致受這暮年的苦況。天公奪去他的兒子，這懲罰比加在他自己的身上更大，他漸漸懂得了。

這人身材並不高大，走路很吃力，像是病後的樣子，手中提着一隻紅燈籠，燈籠上畫着三個連鎖着的黑圈，石三爹知道這人大概是從泥灣來的，泥灣的人迎神都是用畫着三個黑圈的紅燈籠。他從紅燈籠又想到欠着泥灣張八屠的一筆債，這債欠了好幾年了，要不是張八屠是當年的夥伴，拜過把，那失蹤的兒子又做過他的乾兒，這筆債決拖不到今天。

石三爹這樣亂想着已走到東鎮的盡頭了。眼前是一條麻石小路路上漸少行人，他忽然發現那背包袱的人仍走在他前面，紅燈籠一閃一閃地，在黑暗中發出一團黯紅色的光；那人似乎覺得包袱太重，從左肩移到右肩，彎着右手很吃力地托住。

石三爹心中動了動，不自主地伸手去腳踝上摸了一把，他發現腳踝上並沒有插着「小包」，摸了個空，吃了一驚，纔想到自己早不是二十年前的石三爹了。

北風刮得更緊，在空中旋磨般亂絞，似乎要下雪的光景。麻石路上碰不着半個行人，偶爾順着風，從遠處傳來一兩聲江西車子的聲音，但相隔至少有二三十里；這條路本來荒涼，有兩家專爲過客開的茶亭，這時也都關門了。黑暗中，祇有那紅燈籠一高一低地閃個不住。

寒天裏，荒涼的路上，走着一個帶有財物的孤單客人，這情景使石三爹想起許多舊夢，他覺得年輕了二十多歲，個矮着的腰也伸直了些，兩手緊握了握，全身似乎還有不少的氣力。但聽到自己走路時微微氣喘的聲音，他心中不由得嘆了一口氣。

真的老了嗎？石三爹在想，他不服氣，他想至少可以對付前面走的那病小子。石三爹的家住在

楓嶺後石均裏，這小子也正朝楓嶺走，活該！

他把腰間繫着的草繩緊了緊，使出當年的身段和招數，輕蹣着腳，強閉住氣，跟着這人慢慢走到了山路，路很窄，兩旁亂石又多，但石三爹愈走愈有精神，並不覺得困難，兩眼祇睜着前面的紅燈籠。

走到半山，兩邊是絕壁，中間祇有一條小路通人，紅燈籠的光在這山峽中顯得亮了一點，白色的包袱很清楚地現在眼前，石三爹的心像一隻悶在懷裏的小老鼠，開始在亂跳。他覺得自己雖沒有老，筋力卻不比當年了。對這種生活隔絕了許久，這一顆心也不能和當年那樣容易控制得住了。可是，他並不糊塗，他知道自己身邊沒有武器，隨手揀了一塊重量不輕的尖形石頭。

那人上山似乎走得很吃力，腳步慢了一些，石三爹沒有完全忘記當年的經驗，兩三步趕到前面，不等那人回頭，掃腳一腿，那人沒防備，撲通倒在地下，石三爹忙舉起石頭照那人腦門上就是一下。那人叫了一聲，掙扎了幾下，紅燈籠滾下山坡，滅了，空間祇有黑暗，看不見甚麼，那人也沒有再出聲，一切都很沉寂，北風也不刮了。飄飄的雪點落在石三爹的頸內，他感到冰涼。他摸了摸那人的腦

門，正淌着血，熱的血。

剛纔那一腳似乎用了過分的力，他微微感到酸痛，這酸痛使石三爹想到現在已不是年輕的時候了。他不知道爲甚麼要打死那人，好像這是另一個人幹的，與他無關。他始終沒有立意要謀害別人。他一時又覺得似乎做了一場惡夢，他也希望這是惡夢，一覺醒來，他仍是洗手後的良善農民，不是二十年前闖江湖的小頭目。

但是事實不容許他這樣想，他感到人血在他手指間沾滯着，他的手在死屍上亂抹，忽然觸到那包袱，摸了摸，裏面硬幫幫的是成捆的洋錢，解下來，提了提，那分量並不輕，他想人是死了，不想幹的事，也幹了，管他呢，這錢除還債外，還過得一個好年。

他伸起腰來，嘆了一口氣，雪下得大了一些，夜已不似剛才那樣漆黑了。他提起包袱，往年那種財物到手後的喜悅，又重新鑽上他的心來。慢慢走出山峽，偶回頭，瞥見山腳下東鎮的燈火，他禁不住又嘆了一聲。

遠遠地風吹着塔尖鈴響，他抬頭望了望那塔頂的紅燈，心中又生了一種追悔的念頭。他怕見

那紅燈，怕聽那鈴聲，循着小路，一口氣奔到石坳。

到家，雪也停了，他的老伴早上了牀，他把包袱藏在屋外，又洗淨了手上血跡，纔去睡。

在牀上，他做了許多惡夢，夢見和當年的弟兄們正在分一筆橫財，大碗的酒，大塊的肉，鬧得很高興。似乎那失蹤的兒子也在內，當一名小弟兄，分完後，把父子們兩份財物堆在一起，比任何人的都顯得多。一時又好像兒子剛從遠地歸來，從包袱中拿出許多現洋，交給他和他的老伴，一家人很快樂地在神堂屋裏吃團年飯。這一夜，他儘做着這類的夢，沒有睡好。

第二天清早他就醒了，悄悄地下了牀，走出大門外，追味着昨夜的夢境。天已放晴了，一股冷氣，比下雪時更侵人。在那藏包袱的地方逗留了一回，拿了些枯葉掩住那新掘的土痕。他不願回屋裏，信步向前走去。太陽已從地平線上伸出頭來了，對面的疎林都反映在一張方塘裏，有幾隻鴨子在水上漂浮，啄食那塘中的殘萍。石三爹從水影中忽然發現堤上有人行動，他抬頭一望，那人像一條水牛般，移動着肥軀，向這方走來。看那高大的身段，似乎是許久沒見面的把兄弟泥灣張八屠，也許是討債來了。

他想，包袱裏的現洋白天是不能取出的，如果真是張八屠，那好辦，究竟是多年的把兄弟，容易對付，可以拿話支吾。要是別人，那就費口舌了。

那人走近來，石三爹見果然是張八屠，一顆心便放下了。

張八屠走得氣喘喘地，見面便把兩手合攏，在那肥肚子上拱了拱，笑嘻嘻地道了一聲：「恭喜！」石三爹吃了一驚，這傢伙當年也是同自己一塊幹過那沒本錢的買賣的，莫不是昨晚的事給他知道了？但他也裝着笑臉說：「莫要取笑，老弟，明天纔是大年初一。我曉得你的來意，我們老兄老弟的，有甚麼不好商量？明天過府給嫂孃子拜年，一定把那筆錢親自帶到府上來。」

「三哥，你這話就不像我們是一個窠內混過的兄弟們了，這錢我從沒問你追討過，我們不是外人，我不能跟着別人一樣，來逼你。不過——」張八屠哈哈地笑了笑。「你昨晚財喜臨門，還要瞞着我。」

石三爹猛吃了一驚，臉也變白了，知道這事瞞不過張八屠，忙說：「老弟，並不是做哥哥的有意瞞你，不過——」

「哈哈，」張八屠張開肥嘴笑了，「這纔像話不是三哥，你把他叫出來。」

「叫出來？叫誰出來？」

「你的兒子，我的乾兒。」

「老弟，錢我準還你，你莫這樣跟我打哈哈。你知道我那兒子十來歲上就走失了。」

「走失了就不許回來的！」張八屠仍是哈哈地笑。「三哥，你不要再瞞我。昨晚他還在我家裏吃晚飯，留也留不住，硬要趕着回家。這許多年，人也長大了，又帶着病容，我見面不認識，說起來纔知道。好孩子，有志氣，積足了錢，才打起包袱回家，恭喜三哥有福享了。」

石三爹聽說兒子有了着落，心裏歡喜了一下，但這歡喜有如水上的燕影，一掠便過去了，兒子還沒回來呢。他搖了搖頭，說：「他昨晚並沒有到家。」

「那就奇怪了。」張八屠收斂了闊嘴上的笑容。「昨晚定要趕回家，還在我那裏拿了一個紅燈籠走的哪！」

「紅燈籠？」石三爹猛吃了一驚，慌張地問。

『紅燈籠！我們泥灣迎神用的紅燈籠，有三個黑圈的。我屋裏的燈籠都給徒弟拿去外鄉收肉帳去了，我纔把這燈籠給他，他乾娘還說，藉着神燈的光照着他，路上也平安些。』

『神燈的光平安些，天老爺，你太不饒人了。』石三爹兩眼呆呆地望着塘中，口中喃喃地說。

『三哥，你莫不是中了邪？』張八屠奇異地問。

『沒有甚麼，老弟，你先去我家裏喝碗茶，我就來。』石三爹緩緩地說，兩眼仍呆望着那張方塘，這時太陽高了許多，水面正被太陽照得血樣鮮紅。

『你快來呀，也許他昨晚沒趕到屋，這時纔到，正和嫂子在屋裏說着話咧。』

說完，張八屠拖着水牛般的肥軀，走了。

石三爹眼看他走遠了後，望了望塘中血紅色的水面，向着頭上的青天苦笑了笑，猛然聳身投入水裏。浪花濺起丈多高，把正在水中飄浮着的紅日打得粉碎，那羣鴨子也驚得四處亂竄。

水中拱出了幾個氣泡，過了一回，氣泡都沒有了，一切仍歸平靜，鴨子照舊啄食浮萍，初出的紅日也好好地反照在塘裏，又大，又紅，人間任何燈籠也比牠不上。

（一九三六年）

原书空白页

碎夢

冬天的日頭，過午後，便有點打閃，河邊一排排高架着的大樹條的影子，在地下漸漸地拖得很長，有幾個擔年貨的人，在樹條下穿過，擔子一閃一閃地，趕着路，回家去。成羣的野狗在沙灘上追來追去，有時鑽進那攔在岸上的破船篷裏，忽然又狂吠着奔了出來，像遇見了甚麼似地。

張發貴坐在自己的船頭上，看了一回狗打架，又望望自己的「倒爬子」船，在一排「雲湖殼子」中，他這船真顯得特別大，船上擦得油抹亮光，在上面來回打幾個滾，不沾一點灰，新起了載，船輕了許多，邊上露出一層潮泥，卻還沒洗刷乾淨。開年就要載谷去西湖口，擦乾淨了也沒用，他省下這氣力，在船頭上抽幾口旱煙。

他看見有人挑着半邊豬肉在岸上走過，猛然記起爐鍋中悶着的大半鍋豬肉，便向船尾嚷：「記着爐鍋中添水，莫燒了，聽見冒？」

船梢有女人的聲音應了一聲，接着梢篷上伸出一個圓圓的面孔來，向他笑了笑，用手抹那風吹散了的鬢角，尖着聲音說：

「又不是死人，那還不曉得？」

他不說話了，望着那圓面孔，那一頭黑髮，在那上面儘做夢。

女人向遇園望了望，河水正被北風吹得起伏不停，天陰沉了一些，不大看見日頭影子，她唧噥着：「怕要落雪了！」男人不答話，儘呆望着她，她接着罵了一句：「蠢子，又不是今天纔看見我。」

男人笑了，說：「我怕『四眼人』閃了腰，不是耍的。」

女人啐了一口，臉微紅着，頭鑽進篷裏去了，口裏卻說：「我去看那一鍋肉。」

張發貴想，兒子出世後，要好好帶着，長大了，告訴他使帆，看天色和風頭，永水，蘆陵潭七十二個灘頭那個最險，過洞庭湖莫忘記殺隻雞祭「君山老爺」。成人後，替他討一個堂客，自己就可以把這隻船交給他們小夫婦倆了。他的父親便是這樣傳給他的。他的夢做得很遠，放在未出世的孩子身上，但是萬一是個女兒呢，他不敢想，知道自己過四十了，好容易堂客中年「解懷」，不見得會再